

第三章 “围剿”失败

蒋介石接二连三地打败了他的对手，扩张了地盘，壮大了军事力量，理应调转枪口去抵抗正在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他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倒行逆施，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

蒋、冯、阎大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就奔赴南昌，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围剿”。这时，他公开不准人们提抗日，在庐山训练团讲话时，竟悍然宣称：“嗣后若有人胆敢再以抗日请命，立斩勿赦！”

参加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方靖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时，他任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

第二次进犯中央苏区失败后，一九三一年六月，蒋介石又凑集了三十万军队，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中路军总司令，朱绍良为左路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路军总司令，分别率部由南昌、南丰、吉安出发，进犯中央苏区。

这一次“围剿”的战略方针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

打穷追，速战速决。

陈诚的十八军由湖北开到江西抚州集中，然后于七月间，经南城、黎川、太和墟、傅坊、长桥、白水、新安、头陂到宁都，转向西进到古龙冈；复又北进，经雄口、表湖、约溪到龙冈、潭头。听说红军向富田开进，又急趋富田，向南至沙村、冠朝墟。继闻红军由高兴墟向东北方向突进，便折回富田，经东固到龙冈。刚到龙冈，惊悉红军在莲坑、良村歼灭了第九军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转而又去打毛炳文的第八师，于是十一师先头部队扑向空坑，然而红军又去向不明。由于红军战术多变，十八军被牵着鼻子在苏区转了两个月，疲于奔命，决战不成，几乎把部队拖垮。

江西多是山区，红军拖着“国军”到处转，真是胖子拖瘦，瘦子拖病，病号拖死。方靖的六十二团也是苦不堪言。当初十八军刚刚开进山区，士气很旺，活象一头发疯的野牛，在山区横冲直撞，企图寻求红军主力拚命。经过两个月的来回奔跑，一枪未打，士兵病死过半。十八军在军阀混战中养成的骄气，也消磨过半了。

从苏区撤出后，方靖率六十二团驻泰和东岸。某日黎明前，一士兵狼狈去见方靖，报告说前方哨所被红军摸掉，只逃回他一个人。方靖大惊之余，外面已经打响——红军独立第五旅萧克部队在摸掉哨所之后，迂回包抄上来，一部已打到团部门前。

方靖匆匆吩咐参谋下令各营拼死抵抗，并通知西岸六十三团宋瑞珂急速渡河增援之后，亲率警卫部队出战。在情况万分

危急之时，宋团于西岸先以炮火支援，随即渡河而来。方靖见宋团即至，便命全团出击。

此时，天已大亮。红军见宋团登岸，恐受夹击，迅速撤退。

驰援 赣州

一九三二年一月发生“一二八”事变，十八路军已经领到开赴上海前线经费。但是，“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一再电催陈诚驰援赣州，以解十二师金汉鼎部马昆的三十四旅之围。陈诚便命罗卓英率十一、十四师兼程前进。

十一师三十二旅黄维部先行，经马家洲、云田墟到达河地。当天下午，三十一旅萧乾部由河地搜索前进，到达五云桥附近宿营，次日该部抵赣州西门外章水西北岸。

萧乾偕同方靖观察地形和赣州情况，只见守城部队正在抵抗，显得十分疲惫。沿城河以及章水东岸、北岸，都有红军构筑的工事，并向援军不时射击。这时有“国军”飞机两架由广东方面飞来，向三十一旅阵地误投炸弹两枚，幸未伤人。萧乾仰天大骂不止，扬言要向蒋介石告状。方靖劝说：“算了吧，既未伤人，告也无用，何必结怨呢？”他那时何曾想到，二十年后，他当了七十九军军长，在荆门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解往大洪山途中，也有两架“国军”飞机朝他“误”投炸弹！他那时的怒气，比萧乾不知大了多少倍哩！

十一师师部随三十二旅行动，到达赣州以西地区；十四师到达五云桥一带。

赣州素称军事重镇，章水、贡水、赣水环绕东北及西南部

分。章水在城西北脚下汇入赣水，地形险要，利于防守。

红军一、三、五军团以一部分在遂川监视吉安、泰和方面的“国军”行动，以主力攻赣州。马昆旅凭险固守待援，连日激战，城东墙已有数处被红军爆破，并几次突入，均被马昆旅拼命击退，再筑工事堵击。

红军扬言：“国军”的援救也不过隔岸观火而已。因为红军已攻到城下，而援军尚被阻于章水彼岸，要渡河援救，红军可待其兵半渡而击之。

三十二旅奉命于城西北赣水、贡水汇合处偷架浮桥，三月二日晚上架桥成功。黄维率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团顺序进城，接过城南防线，又派一营人协助城东防守。

是夜，红军爆破东门城下一缺口，一部突入。由于三十一旅一营人加强了防守，将突入红军击退。

两天后，罗卓英率师部入城，与黄维侦察地形和敌情，决定在南门挖坑道，潜出城去偷袭围城红军。当即命工兵营长王麟负责，昼夜动工，限期完成。同时召集连以上军官登城熟悉出击目标。

三月七日深夜，黄维亲率莫与硕的六十五团和李晏芳的六十六团由坑道出城，向红军一、二师阵地突击。突击部队每人佩戴白色袖章，上书“剿共抗日”四字，一则便于夜间识别，二则以此鼓动士兵卖命。

红军未料到守军会由坑道出击，又见城上探照灯熄灭，当枪声四起时，还以为是守城军队坠绳而下，因此，没有注意眼前阵地，只向城上射击，被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撤退。

黄维率部扫荡河南岸及东岸红军阵地，随即向南进攻，与三十二旅六十四团孙嘉傅部于南门会师。

方靖率六十二团守在章水河西岸。先于山顶设柴草火堆两处，引导出击部队辨识方向，并相机渡河协同三十二旅作战。当黄维发出信号后，方靖即率六十二团强渡章水，与黄维部夹击红军。

战斗至半夜，红军攻城部队在夜幕掩护下，由赣州以东的茅坪（茅店）向赣江东岸退去。

赣州解围一战得胜，十一师趾高气扬，陈诚也得意非凡。但是，曾几何时，就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草苔冈一战，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强悍著称的十一师，被红军围歼，伤亡过半，全师所剩不过三千人。方靖所在的五十九师，则先于十一师在霍源全师覆灭，师长被俘，他本人侥幸逃脱。

这是在第四次“围剿”中发生的事。

一九三二年冬起，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置日寇侵略于不顾，动员了几十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开始，在鄂豫皖区，国民党军占了一次便宜，而在江西中央苏区却连遭失败。蒋介石大为惊慌，一九三三年二月，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率三个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妄图一举攻下广昌，歼灭红军主力，进而占领整个江西中央苏区。

当 旅 长
霍源逃生

当时方靖在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五十九师任一一七旅少将旅长。

第一纵队辖萧乾的十一师、李明的五十二

师、陈时骥的五十九师，都是属于陈诚军事集团中的部队，尤以十一师为国民党军中最强悍的王牌部队。

陈诚命第一纵队领先前进，于是五十二师与五十九师由吉安、乐安向宜黄南部地区齐头并进。两个师之间相隔三十华里的大山。

方靖率一一七旅为前卫，命李青的三五四团为先锋。二月二十七日行抵霍源附近，忽闻右侧传来枪声，方靖即命部队停止前进，派副官飞马向师部报告，请示行动。师长陈时骥说右侧枪声是五十二师在行进中演习，不必过虑，命令方靖率部急速前进。五十二师过去确曾有过在行进中实弹演习的事例，方靖只好听从师长命令，继续前进。

部队继进不过十余华里，前锋打响了。方靖下令部队散开，就地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估计前方发生了遭遇战，或者已中埋伏。

稍顷，前面枪声停止，三五四团参谋押解三十余名俘虏前来。方靖当即审问俘虏。俘虏一开口，方靖就暗暗吃惊。因为对方操北方口音，不象是当地的红军。再一追问，原来这些俘虏是孙仲连部队的士兵，投降了红军。据他们说，他们随红军急行军一天，刚刚到达，担任阻击五十九师任务，以便待红军一、三、五军团歼灭五十二师后，再移兵来歼五十九师。方靖听罢暗暗叫苦，预感凶多吉少了。他富有作战经验，又深知红军用兵如神，红军既有准备，很可能已将五十九师包围，只等大部队集中后再行歼灭。现在退回去与师部及一七五旅靠拢，有利于抵抗，但是对方既然已作好围歼准备，部队再行运动是

最容易被歼灭的。所以他当机立断，就地拚死一战。即命三五四团第三营邱行湘率部抢占制高点，控制周围，掩护部队登险据守待援。

但是为时已晚。一一七旅尚未布置就绪，红军主力已在歼灭五十二师后赶到。一一七旅尚在布置运动中，红军部队已穿插进来，将一一七旅拦腰切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方靖带一部分士兵登上山头，见自己的部队已被切成零碎几截，正被红军分割围歼，再也无法指挥了。他于是命参谋去与师部取得联系，还希望能得到一五七旅的援救。所幸夜幕降临，妨碍红军进击，被围各部队尚能坚持抵抗。

打到下半夜，参谋回来向方靖报告：后面的一五七旅及师部已经被歼，旅长杨德良被击毙，师长陈时骥被俘虏。又得到确切消息：五十二师早已被歼，师长李明被击毙，旅、团长多人被打伤！方靖听罢，叫苦不已，一切希望均已被灭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突围。但是突围无坚强部队是不行的，自己的部队被分片包围，无法集中，身边除旅部警卫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其余都是非战斗人员，反而是累赘，根本不可能突出重围。

束手就擒或缴械投降，这都是方靖所不堪设想的事。自入黄埔军校以来，他便信奉“不成功便成仁”的教条，常常教育他的部下：“宁死不做阶下囚！”因此，只有最后一条路——“逃”！

“逃”是侥幸的，但也是目前唯一的希望。然而自从他带兵以来，每有战斗，总是向部下命令：“坚守阵地，后退一步——杀！”现在，要把“坚守”改为“逃跑”，他又怎能说得出口呢？

经过再三思索之后，他终于想出了巧妙的措词——把“逃”改成“走”字。他集合身边部队训话说：“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何以走为上计呢？《三十六计》一书中对‘走为上计’有详细的注解：‘两军交锋，降为全败，和为半败，走为胜之转机。’因为缴械投降只能束手就擒，有条件求和是承认战败，走则是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这道理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他讲了这冠冕堂皇的前言，胸脯又挺起来了，振振有词地说下去：

“现在我们处于敌军十倍于我的重重包围之中，继续抵抗，是作无谓牺牲。国父遗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假如我们在此作了无谓牺牲，还怎么去继续革命呢？怎能遵循国父遗教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摆脱这种处境。当然，如果我方某人现在下令缴械投降，也是一条求生之路，但是我身为国父信徒，黄埔学生，党国将领，能屈膝投降吗？假如我说出这种可耻的话——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任何将士可以把我当做革命的叛徒处决！不！我们是正规军，决不做阶下囚，因此，我决定走！大家设法分散走出去！”他作了这番慷慨激昂的宣讲之后，当说到走的方式时，就毫不脸红了：“现在，我们大家都把身上带的东西抛弃，轻装而走。士兵们把步枪挂在胸前，军官们把手枪别在腰里，然后坐在后山坡往下滑。有夜幕作掩护，敌人无法瞄准射击，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伤亡。”他说明了“走”出之后的集中地点，便把手一挥：“走！”于是，官兵们遵命，顺着山坡一齐往下滑。

在向下滑时，方靖突然感到胸部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右腿一阵发麻，心知中弹负伤。但是当时逃命要紧，哪里还顾

得负伤呢？滑下山后，站起来试了试，觉得行走还不大妨碍，也就没有仔细检查。

天色已接近黎明，但是山区晨雾很浓，五尺以外都看不清楚，这给方靖的“走”造成了有利条件。此时他身边只有一个副官、一名卫士。那副官对方靖说：“报告旅座，部下在别的部队曾三次被红军俘虏，颇有经验。请旅座放心！只要旅座肯跟部下走，必能出去！”方靖听罢，连连跌足：“唉呀，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旅座旅座的！叫我老李好了，有人问起就说我是旅部军需官。”又朝卫士发急：“快把盒子枪扔了，你背着这个跟我，红军一看就知道我是大官，还能放我走吗？”枪是军人第二生命，此时为保“第一生命”，这个少将指挥官只好命令部下首先放弃“第二生命”。

真是慌不择路，方靖三人走了半天，竟走到红军队伍里去了。由于国军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相继被歼，俘虏比比皆是。红军对这些俘虏十分优待，山地里到处可见埋锅做饭、招呼俘虏吃饭的。

方靖此时特别紧张。他怕被人认出身份，最怕遇见自己的部下当着红军的面向他敬礼，称他为“旅座”，他就绝对走不掉了。因此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而且分咐副官、卫士注意掩护他，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从昨天行军到现在，粒米没下肚，滴水没有沾唇，有好几处红军招呼他们过去吃饭，他都宁可挨饿而避开了。

到了晚上，副官带着方靖走进一间茅草房子，里面已有十多个红军战士躺下，见他们进去，都起身招呼，并挤出一块地

铺让他们睡。方靖躺下之后，犹心怀忐忑，尽管红军战士并未盘问他，现在也都入睡了，但他依然无安全感。他担心自己被红军识破，于是考虑自己的装束还有哪些破绽。

作战之时，指挥官的装束力求与士兵相同，这是因为防备在前线指挥时暴露目标，所以他的军装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他考虑到倘若红军搜身，发现他身着狐皮坎肩，就会发生怀疑。因此趁夜深人静时，他悄悄脱下狐皮坎肩，连同藏在腰里的“第二生命”——小手枪，从窗户扔了出去。不等天亮，他便悄悄推醒副官、卫士，溜出茅屋。

这一天，他们仍旧在红军占领区内穿行，由于当时俘虏太多，红军一时也清点不了，无法管理，而且本来打算释放俘虏，所以也没有人盘问他们。

下午，他们三人正在行走时，走在前面的副官突然回身，拉了方靖避入路旁一间茅屋，掩了门。方靖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正要问时，那副官朝他摆摆手，又拉他到门前，指指门缝，要他往外看。

方靖由门缝朝外一看，不看犹可，一看便吓得魂不附体！原来外面有一队红军，押着一个人从门前走过，此人胸前挂了一条白布，上书“活捉蒋匪师长陈时骥”！这一行人走过多时，他还不敢大出气。

红军在第二天便开始释放俘虏。被俘士兵接受了红军的短暂教育后，领了三块大洋的路费，纷纷往蒋管区走。方靖等人也夹在这些被释放的士兵之中。他虽然暗暗庆幸，却始终缩着脖子，低着头，不敢与任何人交谈。那些士兵倒无所谓，他们

一路走，一路骂：“他妈的，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关饷了，没想到当了俘虏，红军倒发给我们三块钱！以后再打仗，干脆先交枪，再向红军领赏，这样既安全，又有钱，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啊！”

方靖听了，不免怅然若失，他知道这是国民党军中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待遇不同所造成的。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有两种部队，一种叫做“整编师”，是经过整编后，蒋介石派黄埔将领去掌握的嫡系部队，这样的部队粮饷有保障；另一种叫“包干师”，即未经过整编的杂牌部队，蒋介石只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经费，不管这一部队人数多少，经费够不够。“包干师”的将领是很欢迎这种“包干”办法的，因为他们可以几个月不发饷，即便发饷也要打折扣，多余的钱便中饱私囊，这却苦了士兵。五十三师李韞珩就是“包干师”，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五十三师有个军需官了解内容，甚为士兵抱不平，便偷偷用纸条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师部门口：

“李师长，李旅长，李团长，李营长，同是湖南家族；”

“六成饷，五成饷，四成饷，不关饷，长官坐地分赃！”

原来五十三师是湖南部队，所以军官多湖南人，加以李韞珩用人唯亲，更造成各级军官多是姓李的。

方靖听了士兵的怨言，不由暗想：“这个样子，党国大事危矣！”他打算相机向蒋介石进谏，请求各部队平等待遇。但是过后便忘记了，国民党军中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后来也始终保持。

在副官带领下，方靖等人到二月二十八日，才走出红军地区，到达吉安附近，总算脱险了。这时方靖突然感到右腿疼痛，

几乎寸步难行。便坐在道旁，解开绑腿一看，伤口已与内裤粘连在一起。当然，如果还在红军辖区内，他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现在，安全感滋生了娇气，一面龇牙咧嘴地哼，一面吩咐副官去向附近的四十三师要担架。

方靖被送往南昌医院住院治疗。

在住院最初日子里，方靖尚羞于见人，但是当三月二十一日素称“王牌”军的十一师在草苔冈被歼消息传来，他倒抬起头来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十一师草苔冈被歼

原来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被歼后，打乱了整个预定的作战计划。陈诚不得已将三个纵队改为两个纵队，以第九师、十一师和第五师编入罗卓英部，继续南进，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三月二十日，十一师越过东陂南进。红军有计划地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因此十一师至黄昏才到达草苔冈。罗卓英率部到达东陂后，判断敌情，认为红军行动可疑，当即通知十一师师长萧乾后撤。萧乾是个恃勇骄傲的人，自从援赣一战取胜后，便以为十一师天下无敌。他对罗卓英说：“尽管草苔冈地形不利，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归！”后来萧乾得到报告：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都已集中在草苔冈周围，要消灭十一师。此时萧乾不免动摇，便打电话向罗卓英报告。罗卓英要萧乾立即撤到东陂与李延年的九师会合，让红军扑个空，然后九师与十一师并力反击。但是萧乾顾虑红军已经很接近，当时又是个雨夜，倘若后撤，恐为红军所乘，所以决心在原地与红军硬拼。罗卓英认为萧乾的顾虑有理，也就

没有坚决命令萧乾后撤，只是指示李延年抽调部队准备接应，并调陈君锋独立团部署在东陂与草苔冈之间，伺机增援。

拂晓，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十一师拼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鏖战到黄昏，十一师终于被歼，师长萧乾负伤，旅长黄维在退却中扎伤了脚，旅长莫与硕、团长李晏芳被击伤，团长孙嘉傅、曾孝纯、陈君锋被击毙。营、连、排长几乎伤亡殆尽，全师损失达三分之二。

陈诚接到罗卓英的电话报告，如丧考妣。十一师在“国军”中素以强悍著称，竟被红军歼灭，使其他各师闻风丧胆。陈诚为了避免受何应钦等人的攻击，并夸耀十一师虽败而不气馁，将五十二师招募的新兵三千多人拨归十一师，于四月中旬开往崇仁，担任防守警戒，并派罗卓英代十一师师长，升黄维为副师长。此时国民党军内部对陈诚抨击甚多，尤以何应钦、熊式辉最为激烈。陈诚在抚州匆匆调整部署后，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

萧乾一向争强好胜，这次一败涂地，而且导致陈诚下台，宣告第四次“围剿”失败，内疚得惶惶不可终日，决心辞职。当时黄维、方靖等人曾再三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相劝，陈诚也再三挽留，萧乾仍坚持辞去十一师师长之职。(注)

方靖伤愈后，前往临川谒见他的老长官陈诚。此时陈诚又恢复了指挥大权，正在作第五次“围剿”的部署。

方靖负伤住院期间，陈诚去南昌医院探视过他，并且安慰

(注)萧乾离开十一师后，调任福建省保安处长，一九三五年复任新编第十师师长，移防时乘船落水而死。

他说：“这一次由于我指挥错误，使你们受了连累，负了伤，我感到很抱愧啊！好好养伤吧。伤好之后，我们再共同奋战，不剿灭‘共匪’，死不瞑目。”方靖伤愈去见陈诚时，他又好言相慰，并说：“我正在整顿部队，重新部署，你先在总部帮我办点事。十一师在草苔冈作战被俘官兵已放回来了，约有一千二百多人，编成六个大队收容起来，但这不是长久办法，必须加紧整训。我想把他们编成特务团，由你当团长。我知道你带兵很有经验，一定能很快把部队训练好。以后带兵打仗的机会很多，暂时就委屈委屈吧。”

两个月后，该团改编为十一师六十六团，由胡璉任上校团长。

一 见 蒋介石

一九三三年六月下旬，也就是在方靖兼任特务团团长一个多月的时候，陈诚通知他说：“总司令要召见你，这是件好事啊！你准备准备，马上去南昌行营晋谒。”

蒋介石当时已是最高军事领袖——海陆空军总司令，谁要见他很不容易。就是后来方靖官至中将军长兼四个专区的警备司令，没有蒋介石的召唤，也很难一见。陈诚是蒋介石的左右臂，后来官至三军参谋总长，要见蒋介石也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据说唯一例外的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可以随时登堂入室。

蒋介石召见将领，一般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升迁时，召见面试其才；重大过犯，召去面斥，并予以治罪；关键性决战，召去面授机宜。

既然陈诚对方靖说是好事，方靖便料想召见后必有升迁。

但是总司令不同于当年的蒋校长，倘若贸然去见，在礼仪或问答上有差错，就可能好事变成坏事。方靖决定在见蒋介石之前，先掌握“见领袖须知”，做到有备无患。

最了解蒋介石召见部下情况的，莫过于他身边的侍从参谋，好在都是黄埔同学，侍从参谋们对方靖也就不吝赐教。

侍从室的黄埔同学告诉方靖：见蒋介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沉着镇静，不能慌乱。据说有一位旅长第一次去见蒋介石，竟害怕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对答不上来。蒋介石走过去摸摸他的衣服，问他：“你是不是穿的太少啊？”那人竟嚎啕大哭，使蒋介石很尴尬。最后蒋拂袖而去。

其次，回答蒋介石的问题要明快，切不可怕说错，就吞吞吐吐。因为蒋介石所提的问题未见得他自己都清楚，他的目的在于观察你是否胸有成竹。

第三，蒋介石最恨军人过问政治、经济。倘若问到闲时看什么书，最讨好的莫过于回答常读《剿匪手本》及《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因为前者是蒋介石署名的小册子，后者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经验。”

最后，还要注意接见完毕走出去时，不可懈怠，亦不得回头观看。因为蒋介石会在你身后继续进行观察。据说有一个师长升迁时被召见，就因为走出去后，下台阶马靴一滑，几乎摔倒，蒋介石由此认为“不沉着，难胜重任”，而升迁告吹。还有一个跟随蒋介石多年的参谋，有一次蒋介石上汽车，他递公文皮包时不慎，公文皮包掉在地上，蒋介石当时很不满意：“你是怎么搞的？连个皮包都递不好！”后来此人经人保荐出去任职，向蒋

介石辞行，不料掉皮包之事蒋介石耿耿于怀：“我看你已经不能办什么事了，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弄得此人进退两难，始终郁郁不得志。

方靖听了同学告诫，不免将信将疑。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伟人，不应该对部下有这样的偏见，但是他又不得不按“见领袖须知”去准备一番。

方靖虽然有了充分准备，但是当他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的时候，心情紧张得如履薄冰，不免战战兢兢。侍从副官引方靖走进客厅后，方靖急忙脱下军帽，用左手将军帽抱在胸前，立正屏息——这是蒋军下级见上级的标准姿势。

大约五、六分钟后，蒋介石从里面缓缓踱出，这天他穿着蓝色纺绸长衫，光着秃头，脚下一双圆口布鞋，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这与方靖过去在黄埔军校所见的蒋校长和在军前所见的蒋总司令的形象截然不同。那时他身着戎装，常戴一副白手套，挺胸昂首，走起路来一双马靴敲得地面噔噔作响，一口浙江国语，快得象疯狂扫射的机枪，非江浙人很难听懂。

方靖赶紧向前迈一步，两脚一并，碰得皮靴后跟“啪”地一响，以僵硬的却是标准的军人姿势行了个鞠躬礼。

蒋介石含着微笑，鼻孔里哼出“唔，唔”声，走过去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并不急于问话，却用一双深陷的眼睛把方靖从上到下看了一番，看得方靖心里直发毛。

“听说你作战负了伤，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蒋介石终于开始了问话，声调慢而长，与他在军前训话的腔调完全两样。

“有什么感想啊？”

在蒋介石出现的刹那，方靖也有不可自持之感，但是当蒋介石落座后，他突然把心一横：“嗨，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怕有什么用！”迅速冷静下来，而且思维突然十分敏捷。蒋介石第一问，他抓住了关键在于“感想”，于是沉着应对：“败军之将，不当钧座下问。部下现已完全恢复了健康。此次战败，有负钧座期望，十分惭愧。因此，部下特向钧座请命：愿再赴前线，誓与‘共匪’决战，以雪前耻，以赎前愆！”

听了方靖这慷慨激昂的回答，蒋介石不由得又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唔，唔，黄埔学生应有这种精神！”稍顷，他又慢条斯理地问：“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啦？”“你的家乡情况还好吧？”“过去读书读到什么程度啊？”等等。

方靖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蒋介石，一方面是军人礼节所必需，一方面也是在观察蒋介石的神色。他发现蒋介石在问话时眼角流露出狡黠神色，便猜到在这“问家常”的闲话后边，隐藏着尖锐的问题。因此丝毫不敢松懈注意力，随时准备回答。

果然“图穷匕首见”——尖锐的问题在聊家常的掩护下突然提出来了：“你既然读过三年旧制中学，算是个读书人了。这很好……很好……唔——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平时爱看什么书啊？”说罢，撩起长衫，把一条腿翘起，而且不住地摆动，好象他的提问是很随便的。

蒋介石决无口吃毛病，但是在谈话的时候，为了思考措词，他常用一连串“这个、这个”来掩盖其内心活动。

这一尖锐问题，倒使方靖暗暗好笑：“钧座，钧座，你要是

知道你的侍从参谋早已把你的习惯告诉了我，你就不会这样洋洋自得，大概会暴跳如雷哩。”

“报告钧座，部下在旧制中学读书的时候，是十分注意道德教育的，所以平时无看闲书的习惯。部下在督训部队之余，只常拜读《剿匪手本》及《曾胡治兵语录》，有时也读读《孙子兵法》等书。”

蒋介石放下翘起的腿，似乎很有兴趣地说：“噢！这倒满有意思的，我也常翻这些书。这个、这个……你把这两本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好吗？……”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同学指点后，方靖还真的找来这两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并且把要点默记在心。所以，他能对答如流：什么《剿匪手本》中搜索、警戒、通讯、联络、侦察、窥视等六项原则，《曾胡治兵语录》的中庸之道，以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等等，都讲得滔滔不绝。蒋介石一面听，一面观察方靖的神色，从其频频点头，可以猜到他在暗暗喝彩哩！

正当方靖以为难关过去，可以平安结束这次召见时，蒋介石又谈起另一件事——也是这次召见的主要原因，把方靖吓了一跳：

“唔……这个、这个……你现在的特务团，有一千二百名士兵吧？这个、这个……他们都是十一师在草菅冈失败后，被‘共匪’俘虏又释放回来的。”说到这里，他霍然地起立，脸色突变，骤然杀气腾腾：“这是很可耻的！我认为应该在他们的脸上刺一个‘耻’字，一律遣散，概不录用！”方靖听了，惊得几乎忘情狂

叫：“钧座，钧座！如此施以封建酷刑，后果不堪设想啊！”幸好在瞬间停顿后，他的语气又变了：“皆因陈诚总指挥再三请求宽免，我才饶恕了他们！我今天找你来，是想知道这些士兵都有什么想法？”

方靖先答了个“是”字，挤出几秒钟来考虑措词。因为他知道，现在自己回答的每一个字，都关系着一千二百名官兵今后的命运。“报告钧座，这些士兵最初情绪较低……”话音刚出口，他就看到蒋介石那双深陷的眼睛里闪了一下火苗，不禁打了个寒噤，赶紧补充说：“不过，自从部下到职，将原先的六个大队编成三个营以后，加紧训练，加强教育，便逐渐恢复了朝气。他们现在已经明白：身为军人，不战则已，战则应抱必死决心，既不成功，又不成仁，是最可耻的！”

蒋介石听了方靖这一段补充的话，不住频频点头，脸色逐渐缓和了：“唔，唔，你讲下去，讲下去！”

“是！部下教育他们说：总司令爱兵如子，不加深究，允许你们戴罪立功，你们更应该知恩报德，誓死效忠总司令！”方靖这番话完全是为了坚定蒋介石宽免之心：“现在全体官兵已经觉悟，一致宣誓：再战必雪前耻！”

蒋介石目不转睛地盯着方靖，好象要从他的神色间判断真伪。

“靠不住吧？——我看只不过是说说的吧？”

方靖听出蒋介石的语气里，包含着渴望他加以证实的意味，于是赶紧迎合：“部下是钧座的学生，不敢有半句虚言。”

蒋介石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你还要使他们懂得，共产

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国父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坐回原位，又翘起一条腿，显然又有了信心：“在黄埔军校时，你想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积极分子，跟共产党的青年军人学会斗争过吧，你把当时的情况跟他们讲讲，他们就会明白了。”

方靖只得喏喏连声，心中却暗暗叫苦：“我经历过的‘斗争’，如何说得出口啊！”他指的是在潮州分校召开北伐军大捷庆祝会及党代表江东琴到职时他们捣乱喊口号的事。

“好吧，你回去好好干，把部队训练好，以便继续进剿。”

方靖答了个“是”字，退后一步，再次碰响了靴跟，致礼告退。

次日，蒋介石派侍从副官给方靖送去“特支费”大洋六百元。

当时少将的薪饷是三百二十元，加上旅长有一百元办公费可以支配，实际收入是四百二十元，所以六百元“特支费”并不算多。蒋介石只肯重赏杂牌将领，其目的自然是用金钱收买，使之归顺。

方靖回到东路军总部向陈诚报告了接见经过。对于“特支费”，陈诚只说：“应该的，收下吧。”

越数日，方靖便被委任五十二师一五六旅旅长。该部后改为九十八师二九四旅。九十八师的师长是夏楚中。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辞去本兼各职，并请撤销东路军总部，蒋介石在各方面攻击陈诚的情况下，也不便召见陈诚面商。事情闹成了僵局，而“围剿”却成了骑虎之势。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很着急，又见蒋迟迟不委别人，不做新的部署，

似有非陈莫属之意，于是想出一条“后宫用事”的妙计：请陈诚夫人谭祥偕同陈诚前往拜访宋美龄。蒋亦出见，于是主仆握手言欢，消除了前嫌。经过面谈，陈献上“分区清剿”、“工事碉堡”、“步步为营”的进攻战略。蒋采纳了陈的建议，命其速回前方，再掌兵权。

经过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迎头痛击，“国军”士气不振，兵员不足；红军乘胜进击，一度围永丰，攻乐安，使“国军”只有招架之功。

陈诚为适应新的形势，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军队的主力也集中于中路军。陈诚不辞劳苦，经常去各部队视察，了解整训及部署情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陈诚视察九十八师后，指责二九四旅旅部不应与师部驻在一地而与作战部队（即下属的两个团）相距甚远。因为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相距太远，不能观察战斗变化而随时改变部署。指挥机关无战斗部队保护，易被对方以拖住战斗部队的打法，将指挥机关吞掉。

装甲车 闹大祸

方靖受到指责后，当即与师长夏楚中商议，准备尽快重新部署。夏楚中同意方靖的设想，并要方靖先去各团视察，命令各团作好重新部署的准备。

夏楚中为人颇谨慎，他对方靖说：“红军流动性大，惯于埋伏，你此去怕路上不安全，东路军总部有两辆装甲车，不妨去商借一辆来。你坐装甲车去就万无一失了。”霍源一败，方靖领教了红军的神出鬼没，因此他同意了夏楚中的建议，向东路军

总部借得装甲车一辆。

东路军总部的两辆装甲车，也是“国军”当时仅有的两辆，新从国外进口，车上装有十来挺捷克机枪，火力很强。但是在江西，与红军多是进行山地战，装甲车无用武之地，所以只用来巡道护路，保证“国军”运输畅通而已。

物以稀为贵。两辆装甲车成了独立的特殊兵种，由一名上校队长率领，其士兵也就因此身价百倍，骄横不可一世。

驾驶兵常开“霸王车”，恨不得横着爬，霸住路心。迎面来车不躲，后面有车不让，有时狭路相逢，硬是要对方倒车，还威胁对方：“你要是不倒车，咱们就Kiss，你懂什么叫Kiss吗？Kiss就是亲嘴！哈……”因此装甲车过后，总是一片叫骂之声，那些士兵从射击孔看到对方的狼狈相，反倒哈哈大笑，得意之极。

十二月十七日，方靖乘装甲车由驻地南城去宜黄，向王岳的五八七团官兵训话。晚餐后，王岳挽留方靖小住数日；方靖考虑到部队正在准备“围剿”作战，必须尽快改变部署，因此连一晚也不肯住，连夜赶往临川罗广文的五八八团驻地。

夜间行驶，装甲车有恃无恐，开的比白天还快。大约王岳在招待车队人员晚餐时，请他们喝了酒，所以那些士兵在车上肆无忌惮地说笑起来，喧哗之声不绝于耳。这是在正规军中决不允许的现象：首先是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严肃，其次是当着长官的面不得姿态轻浮。方靖一向对下属要求甚严，部下在他面前决不敢嘻皮笑脸。但是这辆装甲车是借来的，车上士兵不属他管；再看看那位上校队长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他也就更不

便训斥制止了。

那些士兵越说越起劲，也说越下流，嫖娼宿妓，乃至干调戏、侮辱良家妇女之事，也当作个人的经历谈个没完没了。方靖听了，气的暗暗咬牙：“哼，你们要是我的士兵，早就把你们枪毙了！纪律坏到如此程度，怎么能打仗呢？”

士兵之中有一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叫嚷说：“兄弟们，这吊膀子的事千万干不得呀！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前不久我在晋军二十八师杨思忠旅长身边当过卫士，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我们驻军万安，旅长把太太接来，住在城里一家旅馆对门的民房里。这位太太年轻，好打扮，穿着花花绿绿，抹一脸胭脂红，在街上招来扭去，招人注目。旅馆楼下是茶馆，里面坐着两个当兵的，一见旅长太太风摆柳似地走来，又不知太太的来头，两人就挤眉弄眼，一吹一唱，这个说：‘怎么这么香啊？’那个说：‘不见那边来了个俏大姐吗？’这个说：‘啊唷，真象一朵鲜花！’那个说：‘快请大姐过来喝茶！’这个说：‘就怕大姐不赏脸。’那个说：‘赏脸不赏脸的，大姐还害臊呢。’这个说：‘怕害臊，不妨到大姐家去坐坐……’真是越说越顺嘴。可把太太逗急了，跑回家就叫副官带着我们一帮卫士去茶馆，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两个家伙打了个半死！正打得起劲，从楼上下来一个人，上身穿衬衫，下面倒是一条军裤，也看不出来头。这人一下来就破口大骂，说我们不该打他的人。当时我们正打得起劲，就连那人也一起打了。正打得热闹，旅长杨思忠跑来，一喊大叫：‘打不得！打不得！那一位是十四师的李及兰旅长啊！’我们都吓傻了。原来太太还不甘心，又打电话叫旅长回来，一定要重

重处分那两个当兵的。旅长听了也火冒三丈，带了卫士赶回来抓人，进茶馆认出了李旅长，他也吓得屁滚尿流。因为人家李旅长是嫡系部队，我们是杂牌，哪里惹得起人家！李旅长自然不依不饶，硬要枪毙了他的人。杨旅长无奈，只好让我们开小差，说我们畏罪潜逃了。弟兄们听听，这吊膀子是闹着玩的吗？”

方靖在司机坐旁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这是事实，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十四师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嫡系部队。因为陈诚奉蒋介石密谕，曾使用武力吞并过几个杂牌师，所以当时杂牌部队都怕陈诚的部队。现在竟打了陈诚系统的一个旅长，无异于惹火烧身，陈诚更有吞并的借口了。所以此事虽然经二十八师的参谋长李及兰（黄埔同期同学）调停，没有闹大，但是二十八师却从此心怀忐忑，时时提防陈诚系统的部队吞并。有一次，十四师移防路过二十八师防地，二十八师闻讯，急速将部队撤上山去，只留下空营房，并派副官去道旁周旋，对十四师参谋长说：“敝军闻贵军远涉山川而来，想必劳累，特将营房腾出，以备贵军稍事休息！”这件事虽然了结，双方都不再追究，但是后来却因此讹传陈诚借故密令周至柔相机解决二十八师，由于周至柔进谏，恐怕影响“围剿”才作罢。其实并无此事。

那个山西兵在后面哼起了山西“劝赌”小调：“十个赌钱九个输，有钱我的哥，看在我小妹，莫赌钱（么）我的下哥……”正哼的起劲，车外突然枪响，车上装甲发出乒乒乓乓的被击声。那些士兵大叫：“报告队长，有土匪！”正在打瞌睡的工校队长一

听“有土匪”，也不问青红皂白：“打！”这一声令下，装甲车上所有机关枪喷出了火苗！

方靖听到枪声，先是一楞，转念一想：“不好！这里已接近城市，哪里有土匪？”急忙喊叫：“打不得！”但已经打乱了，不是一句话可以拦得住的，再加上他也无十分把握，所以并没有坚决阻拦。当时枪响的地方是临川郊外七里岗，装甲车活象一头发了疯的野牛，一气冲破七道铁丝网，直至临川城门下，因被城防部队的密集炮火打坏了水箱，才不得不停下来。

装甲车一停，方靖首先跳下车来，发现城防部队已登城防御，城门内拥出一群人，纷纷喊叫：“把装甲车上的人都抓起来！”方靖仔细一看，认出其中多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唤着他的卫士刘鼎新躲到车后，然后趁乱溜进城去，找家旅馆住下。

人是在旅馆住定了，心里却象吊了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的。单谈发生友军冲突，这责任已是不小；侍从官的出现，说明蒋介石正在临川。这“惊了驾”的罪，不死也得扒层皮啊！难怪方靖心中不时掠过阵阵阴影，却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

正在惶惶不安之时，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宣铁吾找来，见面即吐舌摇头：“哎呀，老兄，是你闯下这么大的祸啊！”说罢摘下军帽放在桌上，脑袋上直冒热气，显然他已经在城里城外跑了不少趟，好不容易才把方靖找到。

方靖与宣铁吾有黄埔同窗之谊，所以无话不谈。他急得直甩手：“我哪里知道委员长会在这里呢！”原来在一九三三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便自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宣铁吾一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说：“老先生（侍从们对蒋介石的公称）正在视察十三师。十九路军在福建造反，他本来要去浦城督战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请求说：十三师官兵都渴望聆听委座教诲，请委座向部队训了话再走吧！所以才耽搁了一天。刚才你们装甲车射出的子弹都飞进来了，老先生以为兵变。蒋夫人直叫：‘快把手枪给我，如果兵变，我就自杀，决不受辱！’哎呀，你是怎么搞的呀？”

方靖听了，跌坐在椅子上，半晌才叫出苦来：“我做梦哩！装甲车行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士兵们报告说，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吗？”

宣铁吾拍着大腿说：“嗨，那是新开来的保定补充旅啊！据他们说，哨兵命令你们停车，你们不停，他们才开火。”方靖也情不自禁地把大腿拍得啪啪响：“他妈的，天晓得，我们在封闭的装甲车里，马达声又响，又是在夜间，哪里听得清，看得见呢？”他猛地蹦了起来：“他妈的，他们拦挡装甲车干什么呀？真是岂有此理！莫明其妙！混账已极！王——八——蛋！”

宣铁吾见方靖急得语无伦次，又好气，又同情：“他们也把你们当成土匪了！哎，事已至此，烦恼何益？现在老先生脾气大得很！你今晚不必去——去了也不讨好。等明天一早你去行辕报到，那时或许他的火气下降了。总之，你放心，我们能周全的，无不尽力而为。”

方靖感激不已地将宣铁吾送走。

这一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事情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再加上刚才宣铁吾所说十九路军

在福建造反，(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调五个军去攻击十九路军，打乱了第五次“围剿”计划，其情绪可想而知。偏偏在这个时候，老虎头上拍苍蝇，能有好结果吗？反抗、逃跑都是不堪设想的事。方靖唯一的靠山是陈诚，此外还可以向师长夏楚中求援告急，但都远水救不了近火，一时也难以传递消息。

方靖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一条办法：尽可能使蒋介石念在“师生之谊”，网开一面。

二见蒋介石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晨，方靖带了卫士刘鼎新去临川行辕报到。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命他交出武器，并将刘鼎新扣押，才带他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

这一回蒋介石很快就出来了。方靖站在办公室里，听见走廊里传来蒋介石的急促皮靴声，对方靖来讲，比战场上的枪炮声还可怕！就象流弹带着呼啸声从他的头顶、耳边掠过，刹那间产生转身逃走的念头。

蒋介石走进办公室。他穿着一身戎装，仍旧光着头；他的上装领子敞开，白衬衣领子上面一张铁青的脸。这张脸肌肉绷得极紧，一双深陷的眼睛闪着凶焰；脑门青筋暴胀，仿佛七窍都不够他冒火，还要从脑门崩出大口子来痛痛快快地喷射火苗。

方靖赶快行军礼，蒋介石的回答是猛一拍桌：“娘西皮！”一扭身扑到方靖面前，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方靖，咬牙切齿地斥责：“你！胆敢扰乱本委员长大本营所在地，该当何罪！”

(注)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反蒋事件。

蒋介石的指头几乎戳着了方靖的眼睑，方靖不得不连连后退，并作招架的准备。因为他现在已晋级为将了，倘若被暴打一顿，留此笑柄，日后何颜再见袍泽？他一直退到墙边，无可再退了，眼见蒋介石屈着的四指已经张开，于是急叫：“报告校长！报告校长！学生有下情回禀啊！学生有下情回禀啊！”蒋介石张开的巴掌在空中僵停了一下，接着眉头一扬，身子朝后退了一步：“你讲啦！”

方靖的急叫，在于提醒对方“为人师表”，勿忘自己经常宣扬的“礼义廉耻”！这一着真见了效，显然蒋介石意识到了，所以克制住自己，一转身坐到沙发上去。

方靖捕捉到了蒋介石神色间的微妙变化，便鼓足勇气，大胆陈词：“报告校长！学生前往视察部队，督促整训，以期奉命能战，战则必胜。学生前不久蒙校长召见，在校长的教导下，立志雪霍源之耻，才不分昼夜在各团穿梭视察、部署。”说到这里，他看见蒋介石的脸开始化冻了，因而悬着的一颗心往下落了一半：“敝师长夏楚中见学生过于劳苦，又恐轻骑出巡遭遇不测，便指示学生向东路军商借一辆装甲车。当装甲车行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装甲兵出于自卫还击……”

蒋介石听到“还击”二字，又忍耐不住，呵斥：“你为什么不制止呢？”方靖急忙申辩：“学生制止过了——停止射击！”——这“停止射击”四个字，是方靖高擎双拳喊呐而出的，以表示他当时的情急之状，这一招，倒把蒋介石闹得一楞。接着他又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说：“一则因为已经打乱，二则因为装甲兵不属学生指挥，制止不住啊！”

蒋介石朝这个满有意思的学生眨了半晌眼睛，终因昨夜害他吃惊非浅，不能因此而赦其无罪，于是蛮横地说：“我不管什么情况，你在车上军阶最高，出了事我唯你是问！”说罢起身向外喊：“把装甲车队长叫来！”

队长刚进门，还没有来得及行军礼，蒋介石就拍响了桌子。他对这个队长，要比对那个学生凶狠得多，“浙江国语”连珠炮似的伴着唾沫星子朝对方劈头盖脑喷去。

队长不懂得应付这位委员长的要领，只是挺着胸，昂着头，绷紧了嘴，一副宁折不弯的样子。方靖在旁一看着急了，不禁为这位队长捏一把冷汗。

蒋介石叫嚷了一阵，得不到反应，脸色青得更加可怕了：“你讲话呀——为什么叫士兵开枪？”队长硬梆梆地顶回：“是他们先打我们的！”蒋介石又猛一拍桌子：“他们当你们是土匪！”真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队长再顶：“他们也太没有知识了，土匪能有装甲车吗？”这一顶其实很有道理，但是蒋介石岂能容人反驳！他拍桌跺脚地叫嚷：“娘西皮！你还敢犟嘴哩！你们装甲车在公路上横冲直闯，纪律坏到极点，我早就想要惩办你们了。”他转身朝外喊：“来人啦！该队长着即枪决！该旅长交军法处！”

听候
查处

方靖被送到十三师师部，侍从参谋对万耀煌说：“方靖是程辞修的爱将，你可不要乱来啊！”这是黄埔同学的关照，万耀煌忙点头：“知道，知道，放心吧。”于是交给十三师副官处长加以软禁。

没有被枪决，而是交军法处，显然是方靖巧辩成功。但是，

交军法处并非最后结果，倘若攻击十九路军失利，蒋介石的头脑里一起变化，就顾不得什么“师生之谊”了。所以方靖心里并不踏实，趁此未定案之机，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陈诚，一封给夏楚中，都是说明经过，请求解救。他又商得万耀煌同意，放出刘鼎新为他送信。

第二天即十九日中午，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由资溪来临川向蒋介石报告军情。得知装甲车事件后，便向蒋介石求情：“我在粤军总司令部当少校副官时，方靖就在第一旅王懋功部当连长，我很了解他。在北伐和打阎、冯战争中，他作战勇敢，很有战功。请委员长把方靖交给北路军总部处置吧。”

蒋介石也曾在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当过参谋长，顾祝同提起方靖在粤军中的历史，其用意是使蒋介石念旧情加以宽免。

果然，蒋介石进一步宽恕了方靖。在他离开临川之前，下了一道手令：“该旅长撤职查办，该队长着即枪决！”在“国军”中，“查办”二字是官腔，其实查即不办，不了了之。

二十日中午，蒋介石离开临川去浦城督战。

蒋介石一走，顾祝同便把方靖放了出来，叫到行营叙谈。

一九二五年方靖在粤军当营长，顾祝同也在粤军当少校副官，因为是江苏同乡，两人交往甚密。后来顾祝同以保定军校毕业生的资格，被聘为黄埔军校教官，方靖也入了潮州分校，又有了师生之谊。一九二八年，方靖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任少校营长，顾祝同已是第三师师长了，因此又订下了上下级关系。现在顾祝同是北路军总指挥，方靖只不过是少将旅长，地位相差悬殊了。“国军”中阶级（军衔）之分是很严格的，所以方靖来

见顾祝同，已不能视为老朋友，而必须尊称对方为“钧座”，自称“部下”了。

顾祝同对方靖倒不摆架子，拉他坐下，操着江苏口音说：“唉呀，算依（你）倒楣！现在事体总算解决了。依还有啥个要求吗？”顾祝同派副官去传见方靖时，副官已在途中将顾祝同向蒋介石求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所以他十分感激。现在见面，他忙起身说：“总座是部下的老师、老上级，对部下自然是了解的。现在遇上这件事，也别无其他要求，只希望得机会能进陆军大学深造就好了。”顾祝同连连点头：“好个，好个，依这样有志气，我一定要保送依去陆大深造。现在先回去休息一阵子，等待好消息吧。”

方靖从临川行营出来，遇见送信回来的刘鼎新。据他报告：送信时见到了夏楚中，夏表示一定向蒋介石求情；他没有见着陈诚，只将信送交中路军总部参谋处。

方靖考虑了一会，决定还是先在旅馆住下，等待消息。同时给陈诚拍了一份加急电报：

“辞公钧座钧鉴：部下承钧座教诲提携，数载勤于职守，谨于言行，未敢稍有疏忽。不料今日有此意外过失，辜负钧座期望，无颜进谒，惶惶无措，抱愧暂归南昌，听候钧裁。”

陈诚于次日复电：“回家不必，速来我处一见。”

方靖深知陈诚是个极喜为部下护短的人，而自己又是陈诚一手提拔起来的，必不肯让他回家，所以他在电报的最后加了一句“听候钧裁”——实际这一句是整个电报的中心内容，也就是方靖的目的。

方靖去崇仁中路军总部见了陈诚，陈诚安慰他说：“事情经过我都清楚了。唉！委员长碰上福建的事，心中有气，不向部下发向谁发呢？你不必挂怀，容我慢慢替你想办法，你要回家，岂不是赌气吗？算了吧，就留在总部参谋处，帮帮参谋长的忙，耐心等待一时，一定会有转机的。”

方靖到参谋处，见了参谋长施伯衡。施对方说：“辞公已电呈委座，说：‘方旅长平时服务努力，作战勇敢，请留本部继续服务。’我想委员长不会不给辞公面子，一定会有转机。”

方靖虽然感念陈诚，但是不相信很快便会有转机，他觉得留在总部无事可做，遇见一些熟人，谈问间总不免有嘲讽之意，已不是当初自己得意之时那种握手言欢的神态。“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官场中反映是最快的。因此，他决定留信一封，请施伯衡转呈陈诚，带着刘鼎新回南昌家中。

在路上方靖越想越灰心：自己从小兵干起，直到现在晋级为将，可以说身经数十战，两次为党国流血，几番出生入死！倘若马革裹尸，倒也死得其所，现在倒台于如此意外事件，可能再无出头之日，真是死不瞑目了。于是下决心解甲归田！

回到南昌家中，当晚有人敲门送电报。方靖叫人先收下，也未拆看。次日一早便上街去做便装，真的准备回老家当老百姓了。

官复原职

午饭后，夫人任秀珍将电报送到丈夫面前，方靖这才勉强拆看。原来是顾祝同发来的，大意说经陈诚力保，蒋介石批复：“着方靖仍回旅长原职。”因为蒋介石尚不知顾祝同早已徇私把方靖放了，所以批件仍发到

东路军总部。

这真是天大的意外！

方靖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去十八军南昌办事处找陈诚的前妻之兄吴子漪商量。吴子漪看了电报便向方靖道贺：“恭喜恭喜！”并不忘替其妹婿吹嘘：“你复职得这样快，真是从未有过的事，足见陈总指挥面子不小。你还犹豫什么？快回去复职吧。”

方靖听了吴子漪的话，顿然悟到：陈诚力保，若不回去复职，是绝情于陈诚；蒋介石得知，也会认为是赌气，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又如何仍复旅长原职呢？因为他被撤职查办后，“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将”，上面已委派吴继光接任了二九四旅旅长。

正在为难之时，夏楚中又打电报给方靖：“已将二九二旅旅长彭喜提升为九十八师副师长，吴继光改任二九二旅旅长，请迅回二九四旅原任。”

真难为了夏楚中。

回到东路军总部，方靖首先致电向老长官陈诚致谢，然后又去向施伯衡告辞。施对方说：陈诚去电报，正值蒋介石在浦城接到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告捷电——已攻克延平，十九路军开始崩溃，蒋介石十分高兴，便在陈诚发去的电报上大笔一挥：准予仍回旅长原职。

原来这场戏剧性的撤职、复职，关键在于蒋介石的情绪变化！

这件事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吴继光在几天之中调换了两次岗位。他到了二九二旅，竟不能与下面的团、营长合作。有一

次他手下的几个团、营长在一家旅馆里打牌，他闻报赶去抓赌，团、营长们听说旅长来了，慌忙走避，这已经给了旅长面子——说明怕他就够了。吴继光却不肯罢休，命卫士将团、营长们走避时来不及穿戴的衣帽抱走。这一来使团、营长们太难堪了，便去找师长夏楚中要求集体辞职。所谓众怒难犯，夏楚中一面安慰团、营长们，一面劝吴继光不要做得太过。吴继光又不领情，反和夏楚中大闹，说夏将九十八师办成了“夏家天下”，并企图拉拢方靖反对夏楚中。

方靖为此嘱旅部参谋主任杨达摆了一桌酒，请吴继光来二九四旅旅部吃饭。席间，方靖劝吴继光不要反夏楚中，说夏楚中为人宽厚，又不插手下级事务，是很难得的上级。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何必闹意见呢？吴继光心中仍不能了然。方靖又去劝夏楚中与吴继光和解。夏楚中倒比较开朗，决定摆两桌酒，请营以上军官都来欢聚。酒至半酣，有人提议以京戏清唱助兴。在“国军”中，爱好京戏的人特多，会唱的、会拉的都有，当即拉唱起来，一时互相起哄，互相挑唱。有人挑吴继光唱一段，因为吴的花脸唱得极好，大家都说要他唱《逍遥津》里曹操逼宫的一段。说的人本无心，听的人却有意——吴继光拍桌而起，愤愤地说：“为什么要我唱逼宫？我逼谁的宫了？我就是想当师长，也决不当九十八师师长！”说罢，拂袖而去，“欢聚会”不欢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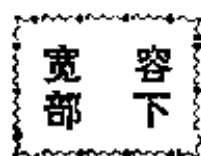
后来吴继光去投俞际时。不久见了方靖才后悔地说：“当初该听你劝告，还是留在九十八师好。俞际时太厉害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爆发上海抗战，十一月中旬开始总退却。

吴继光率部于昆山渡河，忙似丧家之犬，急如漏网之鱼。由于渡船少，吴继光与士兵抢渡船；士兵还没上船，他便急命开船。士兵们纷纷叫骂：“你们当官的打仗躲在后面，现在逃跑却想跑在前头。没那么便宜！”于是乱枪齐发，将吴继光击毙在船上。

方靖闻讯十分伤感，他对部下们说：“为将者必须战时身先士卒，平时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象吴继光的下场，是很值得我辈记取的教训！”

话是讲得不错的，但是他方靖乃至国民党的将军们，又有哪一个能真正做到“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呢！



第五次“围剿”以后，九十八师驻军江西兴国一带。二九四旅五八八团驻地有一个联保长，原是共产党，后来叛变了。驻军为要利用这个叛徒来加强统治，便委以重任。五八八团有三个班长与地方上闹了点纠纷，这个联保长出面调解，不料反被这三个班长暴打一顿。联保长便向五八八团团长罗广文哭告，表示如不处置这三名班长，他就不干了。罗广文当即下令逮捕了三名班长，并扬言次日要在军前处决。为此，五八八团几十名班长半夜去求见二九四旅旅长方靖，请求宽免。

方靖闻知此事，觉得因为打了一人而要杀三人，未免太过；现在又有许多班长求情，倘若不准，军心难安。他劝大家先回去，答应次日去该团处理此事。

次日一早，方靖到五八八团，集合部队，将三名班长叫到队前。他先向部队训话，强调军纪的重要性，严禁与地方上发

生纠纷。然后又说明为什么要利用叛徒服务以及对叛徒必须“以礼相待”的原因。最后斥责那三名班长。按方靖的原意，是想斥责一番之后，将三名班长在军前各打四十军棍，关禁闭三个月，以儆效尤。对那个联保长不妨作点经济上的补偿，料想这种人不会再存过高的要求，也就可以云消雾散了。不料当他正在训斥之时，立在他身后的罗广文竟掏出手枪，冲上去抬手就打，将三个班长毙在队前。方靖当时也被弄愣了，还是士兵们哄闹起来才把他惊醒。

三名班长已毙，全团士兵哗然。罗广文看到事态严重却又束手无策，便去一旁席地而坐，掩面哭起来。

方靖当机立断，大喝一声：“全团——立正！”喧哗之声顿息，“现在听我命令：各自回营，有什么事以后再解决。第一营营长带队先走；第二营营长带队继后；第三营营长带队沿操场跑步一圈，然后回营休息！”

待部队散尽，方靖才将罗广文叫到面前。按他的脾气，真恨不得左右开弓给对方几巴掌，但是他忍住了，反而劝慰对方：“好了，好了，你还委屈呢！我们姑且不论处置是否得当，假如我们换个地位，我是团长，你是旅长，你在队前处理这事，我从你身后跑出去开枪杀人，你允许吗？再者以‘武士道精神’来治理中国的士兵是行不通的！”说罢便拉着罗广文同回旅部，叫小厨房多加两个菜，留他在旅部吃饭，席间又解劝一番。

方靖为什么说“以‘武士道精神’来治理中国士兵是行不通的”呢？原来罗广文既非黄埔学生，亦非陆大学生，而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个四川人没有带兵经验，脾气却十分暴躁，真有

点杀人不眨眼。后来他当十八师师长，曾因下令枪决几名伤兵，引起全国伤兵抗议的轩然大波。他当十八军副军长，在宜昌撤退中，由于敌情变化，军长方天命他拦住后退部队，他就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来阻止。直至解放前夕，罗广文官至第四兵团司令，部下称他为“罗霸王”，就是指他蛮不讲理，草菅人命。

发生这一件事后，罗广文的团长是不能再当下去了，不久便将他调任师部参谋长，以向敏思任五八八团团长。

罗广文的行为是严重的以下犯上，方靖却未予追究，反而始终心平气和地解劝，因此大家都说他对下十分宽厚，这也是他能够带得住部下的一个原因。事后罗广文也追悔莫及，对方靖的宽容感激不尽。所以后来尽管他官至第四兵团司令，职务比方靖还高，但是对方靖始终十分恭敬，每有函电，都称方靖为“海公钧座”，自称“职”，丝毫不敢打官腔。